

“的确良”一度成为年轻人的定情物



回眸历史



陈焜 著
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友情推荐

【内容简介】

共和国成立以来的60年,中国人民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《中国生活记忆》着力于反映这样的点滴进步。书中选取的,都是那些能够触动人们记忆深处的生活中的小事。这些“鸡毛蒜皮”的生活点滴,能让经历者感叹,重新拾起对过去生活的记忆;能让后来者了解,生活原来是这样。

【上期回顾】

60年代,特别是“文化大革命”中,有一个时期无论办什么事,都要先念一句语录。《毛主席语录》是毛泽东著作中名言警句的选编本,因为最流行的版本用红色封面包装,又是红色领袖的经典言论,所以“文革”中被普遍称为“红宝书”。另外,跳忠字舞、大串联,都成为那个时代的特色。

70年代生活关键词:样板戏,地震棚,“的确良”,喇叭裤,恢复高考,包产到户,改革开放。

人人都爱“的确良”

在清一色粗布衣服的70年代,“的确良”如一股清风闯进人们的生活,代表着时髦和前卫。“的确良”的流行一直延续到了80年代。在那个时代拥有一件“的确良”衬衫如果算不上时髦,起码也是一个“洋气”的必不可少的砝码。

“的确良”是一种化纤布料,即对一苯二甲酸乙二酯,通常用来做衬衫短袖。照现在的时尚观念来看,它既不环保,又不舒服,也不算太漂亮,夏天透气性差,不吸汗,而且一碰水就容易走光,然而当初怎么穿都不皱、不破,印花颜色鲜亮的“的确良”,让沉浸在灰暗色系十几年的中国人顿时眼前一亮。

谈恋爱阶段,男士给女朋友送条“的确良”裙子,不亚于现在一只限量版卡地亚手镯,女人们会经常把“的确良”衣服拿出来,在邻居面前摆弄,显示男人对她的关心。除了赶时髦之外,这种布料风靡背后,是百姓用最简单的方法实现对美的需求。

胡斐在《30年小事史 每个人的30年》(载于2008年11月26日《新周刊》)中生动地写道:

关于的确良这种布料在中国受到的万人空巷式追捧,有一个段子可以说明问题:话说当年四川很缺的确良,一个小伙子一天看见大街上卖的确良布,就排了队去买,想给自己做件衬衣,轮到他的时候,只剩下一尺布了,他十分为难,售货员说:“你买不买?不买下面的谁要?”小伙子一急,就买了,回家只好做了条内裤。他心想:“这多冤呀,谁

知道我也穿了的确良啊?”就干脆在外裤上做了个牌子,上书“内有的确良”。一日内急,就找了个公用厕所,将牌子先解下来挂在门上,出来的时候,发现厕所外排成长龙,都在问:“怎么等了这么长时间还不卖呀?”

“的确良”,解决了大多数人家的布票问题——它太耐用了,而且有些店家扯“的确良”不是以一尺布票抵一尺的,而是对折之类的——既满足人们最基本的温饱需求,又能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极度渴望的“情调”。

作家苏童曾经写道:

70年代的女性穿着蓝、灰、军绿色或者小碎花的上衣,穿着蓝、灰、军绿色或者黑色的裁剪肥大的裤子。夏天也有人穿裙子,只有学龄女孩穿花裙子,成年妇女的裙子则是蓝、灰、黑色的,裙子上小心翼翼地打了褶,最时髦的追求美的姑娘会穿白裙子,质地是白“的确良”的,因为布料的原因,有时隐约可见裙子里侧的内裤颜色。这种白裙引来老年妇女和男性的侧目而视,在我们那条街上,穿白裙的姑娘往往被视为“不学好”的浪女。

浪漫的恋爱和隐秘的偷情在那个年代也是有的,女孩子有时坐在男友的自行车后座上,羞羞答答穿过街坊邻居的视线。

喇叭裤成为流里流气的代名词

厚底鞋与喇叭裤可以说是70年代最流行的服饰样式。也成为这个时代的象征。

喇叭裤,也叫喇叭口裤,是呈喇叭状的一种长裤。裤长得一般能盖住鞋跟,走起路来,兼有扫地的功能。

喇叭裤将人臀部与腿部的

曲线,清晰地勾勒出来,成为女性魅力的直接展现,加上厚厚的鞋底,让女性看上去越发纤细、苗条。并有高高在上,营造出可望而不可即的效果。

喇叭裤,动摇了这个东方大国数十年的整齐划一和单调乏味。喇叭裤原为水手服,裤管加肥用以盖住胶靴口,免得海水和冲洗甲板的水灌入靴子。从1960年开始为美国颓废派服式,后于60年代末到70年代末在世界范围内流行。中国敞开对外大门时,正值喇叭裤在欧美国家接近尾声但仍流行的时候。着喇叭裤时上身须紧瘦,从而出现了A形着装形象。中国青年几乎在一夜之间接受了喇叭裤并迅速传遍全国。

喇叭裤是一种所向披靡的时尚,谁要是穿一条喇叭裤在街上走的话,那就和现在裸奔的效应一样。穿喇叭裤戴蛤蟆镜的长发男青年形象几乎成了不正经、不三不四、流里流气的代号。

喇叭裤开始流行的时候马上就被禁止,说不许穿喇叭裤,喇叭裤是代表虚幻的、没落的、腐朽的。但是已经有很多人认为这跟思想意识没有关系。

当时,《中国青年报》写了一篇文章论证,根据中国唐代壁画飞天,中国舞蹈人物不都穿着喇叭裤吗?文章论证说这个喇叭裤是缘于中国的,不是西方的,是我们民族的。这样,不让穿喇叭裤的人就不好说什么了。

在电视剧《与青春有关的日子》里面有这样一个镜头,警察追捕一群穿着喇叭裤的年轻人,并下令用剪刀把他们的喇叭裤全部给剪破了,这就是典型的一个街头压迫的事例。

歌手艾敬在她的《艳粉街》里记录了这一幕:有一天,一个长头发的大哥哥在艳粉街中走

过,他的喇叭裤时髦又特别,他因此惹了祸,被街道的大妈押送去游街,他的裤子已经扯破,尊严已剥落,脸上的表情难以捉摸。

皮尔·卡丹和可口可乐走进中国

1978年,第一个国际顶尖时尚品牌,悄然来到中国,它叫范思哲。

1979年春天,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临时搭建起的“T”台上,新中国第一场时装表演上演了。

从没有过类似经验的中国,以十分慎重的态度应对,入场券被严格控制,只限于外宾界与服装界的官员和技术人员进入。法国国际级服装设计师皮尔·卡丹和他的12名模特上演的这一场时装秀,挑战了国人的审美观念,一个崭新的职业也在这个时候诞生。

皮尔·卡丹对中国的情谊,源于一幅挂毯。1976年,中国轻工产品博览会在巴黎举行,手工编织的挂毯《万里长城》,令皮尔·卡丹心驰神往。他斥巨资买下这幅挂毯。此后,皮尔·卡丹开始了进入中国市场的运作。当时的中国尚未真正打开国门,皮尔·卡丹进入中国市场的念头不断被朋友们“泼冷水”:

“中国没有时装,中国人不会给你一分钱!”事实并没有像“泼冷水”的朋友说的那样。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推进,皮尔·卡丹在中国发展得很顺利。1981年11月,“皮尔·卡丹”品牌时装正式进入中国市场。1983年9月,皮尔·卡丹创建的马克西姆餐厅在北京开业。

继皮尔·卡丹之后,日本和美国的时装表演队也相继来到中国进行表演。见识了几场外国时装表演之后,中国人迈开模特

步,开始打扮起来,中国式的时尚大戏开始上演。

可口可乐,于1979年进入中国市场,当然,进入要有些周折,因为这种饮料曾长期被认为代表“西方资本主义生活方式”。

根据历任中粮多个要职的刘昌奎在《中粮志》中回忆:

1978年,十一届三中全会前,时任中粮进出口总公司总经理的张建华建议将可乐引入中国内地,当时的外经贸部部长李强表示同意。

根据中粮总公司的安排,在香港五丰行的协助下,首批3000箱瓶装可口可乐于1979年底由香港发往北京。

房煜在《可口可乐:1979年的开放标签》一文中,详细回顾了可口可乐进入中国市场的历程。

可口可乐当时的销售对象严格限制在来华工作、旅游的外国人当中,销售地点主要是友谊商店。今天位于北京建国门附近的友谊商店,对于普通中国人来说已无任何神秘可言,如今在这家商店的一角还可以买到可口可乐,现在的食品部经理说,他只听说1979年的可口可乐大概是4毛钱一瓶。

但在计划经济年代,友谊商店就是奢侈品的象征。很多媒体在回顾可口可乐进入中国的历程时,都认为从1979年起,可口可乐只能在友谊商店及涉外的旅游宾馆卖,是中方提出的强制条件。不过,也有中国人提前喝到了这种洋饮料。据报纸记载,家住北京市西城区的周月明老先生的二儿子是外交官,用外汇券在友谊商店买了可口可乐和进口糖果招待朋友来家做客,结果这些“新鲜零食”让客人的眼睛都直了,羡慕不已。

李建国接到一个电话,称他妻子正在和别的男人上床



两性生活



刘爱武 著
北岳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

【内容简介】

颜丹青,与李建国结婚十年,在平淡的朝夕相处中遭遇婚姻之痒,后来她遇到了新来的上司黎海风;穆岚,单恋李建国十多年,被李建国拒绝后,选择了自暴自弃,把自己的尊严与如玉之身献给了一个男妓……四个女人各有各的精彩,各有各的幸福,各有各的遗憾,也各有各的结局。

【上期回顾】

李建国去公司接颜丹青一起去医院,发现颜丹青和一个高个子男人有说有笑,和平时的她完全不同,不免有些吃醋。到了医院后,颜丹青发现丈夫的母亲也在,婆婆对颜丹青的出现很不满,含沙射影数落颜丹青的不是,颜丹青终于不再沉默,说她永远也不会出现在婆婆面前。李建国对妻子的做法很不满意,接下来半个月两个人都没说过话、见过面。

蓄谋出轨

颜丹青吃惊地问:“怎么是你,建国呢?”

穆岚反问:“有事吗?”

“当然有事,我找建国,让他接电话。”

“他已经睡了。”

“睡了,他的手机怎么会在你的手里?”

电话那头一阵沉默,好一会儿才传来穆岚懒洋洋的声音:

“原本手机不在我的手里,在他的枕边,不过既然电话响了,我就替他接一下。”

颜丹青厉声问道:“既然他睡了,为什么你还他的身边?”

“这个问题我不想回答。”

话音刚落,电话便断了线。

此刻的颜丹青就像坐在一辆由上而下失控的汽车上,迎着凛冽的寒风,呼啸着坠入深渊。

撕心裂肺的疼痛让她难以忍受,她终于伏在桌上痛哭起来。

……不知过了多久,颜丹青终于抬起一张布满泪水的脸,擦干脸上的泪水,她茫然地打出一行字:“你觉得我是一个怎样的女人?”

“一个温柔善良的女人,一个生活在矛盾中的女人。”

颜丹青喃喃道:“真想坏一次,你说,我可以坏一次吗?”

曙光一惊:“坏一次,指什么?出轨?一夜情,或者别的……”

“我可以出轨吗,可以一夜情吗?”

曙光不知道她为什么会突然冒出这样的念头。如果这样的事发生在别人甚至是自己的身上都不算稀奇。可是,她不一样,她在自己的心里犹如冰山之巅的雪花,是那么高洁,那么纯洁。他不愿意看到她被任何人任何事污染,包括自己。

“等一等!与其你那么随便地去见别人,还不如见我。你说个时间,什么时候见面?”

“就现在!半个小时后我会出现在西区的杨咖咖啡厅。”

“你的电话?”

“不需要电话,如果我们有缘自会认出对方,如果认不出,那就说明咱们有缘无分。”

打完这行字,颜丹青便下线了。

街上已经没有多少行人,路边的街灯尽职尽责地向路面散发着空洞而苍白的的光芒。老杨咖啡厅离颜丹青住的小区并不远,颜丹青是走着过去的。

当颜丹青出现在咖啡厅门口时,一个坐在靠窗位置衣冠楚楚的男人惊讶得差点失声叫出来。

时间仿佛在那一刻静止了。他们就那样愣愣地望着对方,她没有走过去,他也没有走过来,凭直觉,他们已经知道,他们就是彼此要找的那个人。

为什么要找他?黎海风为什么会是曙光?虽然她和黎海风之间的误会早已解除,虽然他们彼此都有那么一些好感,但她无论如何也无法将现实中严肃而冷漠的黎海风,和网络中那个善解人意、热情阳光的曙光联系在一起。

“等一等,丹青!”黎海风一边叫着颜丹青的名字,一边迅速追了出去。当他追到门口的时候,颜丹青已经上了一辆红色的士。黎海风掏出一张钞票塞给站在门口的服务生,等不及找钱便奔跑着上了自己的车。发动汽车紧紧跟着颜丹青乘坐的的士。好在这辆的士并没有像他想象的那样开到某个陌生的地方,而是直接朝着颜丹青家的方向开去。

的士一直将颜丹青送到楼下。黎海风走出车门的时候,颜丹青已经进了楼。

黎海风倚在车门上,掏出手机,给颜丹青发了一条短信:“网络虽大,世界太小!我也没有想到蔚蓝是你,丹青,也许我让你失望了,但你却没有让我失望。”

静静地等了半天,没有收到回复。

回到家,洗了个澡,刚刚坐到沙发上,颜丹青就接到了黎海风的电话:“丹青,我爱你!”

泪水不由自主地流了出来,不一会儿就布满了整张脸,颜丹青握着手机半晌没有说话。

“海风,我想你,我想马上见到你。”颜丹青急切地说道。

“宝贝,打开窗户你就可以看到我。”颜丹青一惊,赶紧走到窗前,将头伸出窗外。他没有离开,一直都没有离开。他的车依旧停在楼下,他站在车旁的路灯下,将头仰得高高的。

颜丹青对着手机说道:“等着我。”合上手机,换了一身衣服,飞奔着出了家门。

捉奸在床

一颗心的容量是有限的,可以容纳的感情也是有限的。多一个爱的对象,就会减掉另一份爱的分量。如今,颜丹青的心里装进了黎海风,黎海风和李建国就像同一天平两边的砝码,这边重一点,那边就会轻一点。她不敢用心的天平去称谁轻谁重,不敢正视自己的感情,她怕有一天新的爱情会将旧的感情挤出心门,曾经的爱人会和自己形同陌路。尽管李建国首先背叛了自己,尽管他们现在心里都有了其他人,她也不愿意看到那令人寒心的一幕。毕竟十年的夫妻感情不是一朝一夕产生的,而是经过日积月累慢慢沉淀的。

李建国终于回家了,表面上这个家庭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,

实际上两人之间已经出现了很深的裂痕。

回家后的李建国对颜丹青态度有些冷淡,虽然他什么都没说,但他是真的很生颜丹青的气。颜丹青接二连三地做出一些让他预想不到的事情,先是当着母亲的面说永远不再见他的父母。他的生日本来约好在威尼斯餐厅见面,等他吃完饭赶到那里,她已经离开了,据服务生说她不到八点就离开了。妻子是一个聪明的女人,不可能猜不到他必须先陪父母吃完饭才能赶过去。可是,她却没有一点耐心,没有一点诚意。

李建国感觉妻子变了,变得固执而不通情理。他不知道,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一直以来都隐忍大度的妻子变得这般不可理喻!

两个人的话越来越少,即使坐在一起,也通常无话可说。虽然两个人还是坐在同一饭桌上吃饭,还是睡在一张床上,但他们之间已经出现了一道隐形的三八线。更多的时候,两个人是各做各的事情,井水不犯河水。

吃完饭,李建国习惯性地打开手机。突然,一阵刺耳的手机铃声将他漫游的思绪拉回到现实,他感觉无比的沮丧。打开手机,是个陌生的号码,接通电话,他很不耐烦地喂了一声。

手机里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:“你是李建国吗?”

“是我,你哪位?”

对方继续问:“颜丹青是你的妻子?”

李建国突然一阵紧张:“是啊,她怎么了?”

“呵呵,没什么,她现在在正爽着呢,在威尼斯酒店1826号房间和一个叫黎海风的男人在一起。如果不信,你可以自己去看,现在去还来得及。”话音刚落,

电话便断了。

这个突如其来的电话让李建国脑袋一片空白,耳膜嗡嗡乱响,一时之间仿佛失去了思考力,整个人像傻了一般坐在沙发上一动不动。过了好一会儿,他才回过神来,他不敢相信地再次拿起手机,那个陌生的电话号码真真切切地留在他的手机上。他猛地站起来,关掉电视,换上衬衫,想了想,又套上了制服,带上了证件。

一路上他的心空荡荡的,说不清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。走进酒店大厅,来到前台,他掏出证件对里面的服务员说:“我是检察院的,到这里办个案,请你们将1826号房间打开。”

“那间房是馨岛公司常年包下的,您……”

李建国眉头一皱,迅速打断服务员的话:“麻烦你快点好吗?”

威严的语气一下子把小姑娘给镇住了,她赶紧在抽屉里找出1826号房间的备用磁卡,递给一个保安:“小陈,你陪这位警察先生去一下吧。”

李建国一把从保安手里夺过磁卡:“不,我一个人去就行了。”

在保安和服务员惊愕的注视下,李建国走进电梯,他的心开始怦怦跳。他不敢想象当这一事实真正呈现在他眼前的时候,他会有什么反应,他会怎么做?他在心里开始憎恨那个打电话的陌生人,为什么要告诉他这一切,如果这些都是真的,他宁可不知道。

从上电梯到1826号房间也就两三分钟的时间,不容他细想,他已经站在了房门前。一声熟悉而又陌生的尖叫,深深地刺透了他的心房,将他的心刺穿刺透。当他看到妻子一丝不挂地躺在别的男人的怀抱时,怨恨浸透了骨髓,愤怒充满了胸膛。